



利瑪竇傳

(西泰子來華記)

雲先·克魯寧 著 思果 譯

Vincent Cronin

著

思 果 譯



利瑪竇傳

(西泰子來華記)

光啓出版社發行

利瑪竇傳

(西泰子來華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雲先·克魯寧
譯者	：思果
審查者	：徐誠斌
出版者	：光啟出版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電話：(042) 224474, 242140 郵政劃撥：中 2 0 4 7 9 號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發行者	：鄭聖冲
准印者	：臺中教區主教蔡文興
承印者	：互愛傳播服務中心 (400)臺中信箱641號
定價	： N.T. \$100)

20816

Acknowledgements are due to Mr. Vincent Cronin, the author, for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

原作者克路寧授權出版『西秦子來華記』中譯本，謹此致謝。

譯者序

「西泰子來華記」原名 *The Wise Man From the West*，寫的是明末耶穌會利瑪竇來華開教的經過。原書初版於一九五六年，當時便在英美風行一時，又譯成歐洲各國文字，一九六一年又出了軟書面的普及版，其受歡迎，可想而知。

這樣好的傳記，這種格調的傳記，不但中文裏沒有過，在歐美也不多見。作者雲先·克魯寧 (Vincent Cronin) 不是漢學家，也沒有到過中國，却把明末官場、社會情況、士大夫階級的生活寫得頭頭是道。作者不是天主教徒，對傳教士的歡樂悲傷却有深刻的領會。他用的材料主要是利瑪竇自己的書信和日記，所以寫得信實。他有小說家的想像力和講故事的本領，所以寫得生動。

一九六〇年春季公教報取得原作者的同意，叫我翻譯此書，連載了一年。在翻譯過程中，我讀起明史、明本鑑、明史紀事本末以及別的一些有關的書籍來，對原作者用材料之謹慎，也愈加佩服了。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請教了方豪神父、耶穌會陳倫緒神父、思高聖經學會劉緒堂神父，他們不單單給我指示，借參攷書給我，還爲我做了不少考據工夫，單行本付梓前，又蒙方豪神父校閱一遍，改正了不少欠妥的名詞。我對他們感激真是難以罄述。

思果 一九六四年耶穌聖體瞻禮

耶穌會艾儒略神父著利瑪竇傳及插圖。



大西利西泰子傳
西泰利子瑪竇者大西歐邏巴州意大利國人

此書撰於明崇禎二年（一六三〇年），有北京刻本及閩中景教堂刻本。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胎堂校梓

首篇論天主始創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曠生於世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胎堂校梓

第五篇辯排輪聖六通成養生之要說而指其
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教一曰人之在天地間生而勞田

「義實主天」著瑪竇利
本刻州杭（七〇六一）年五十三曆萬明

利西泰先生著

畸人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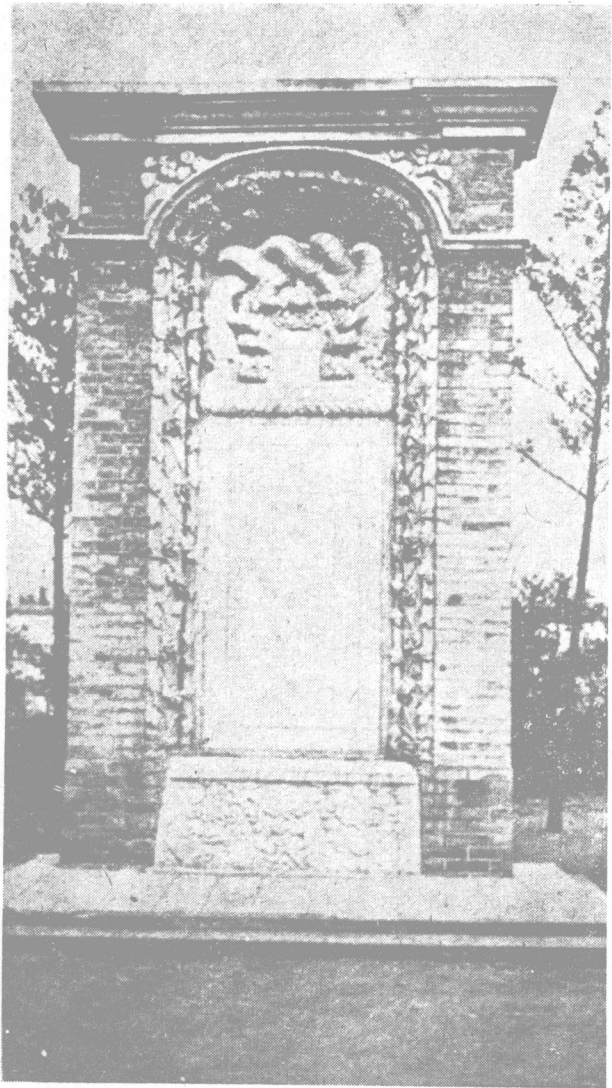
慎脩堂繡梓

刻畸人十篇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
颯多夫啖人豕人之國不知其詳而不當
不害孩之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
致乏絕始不肯以為異人已觀其不婚不
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
上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

利瑪竇著畸人十篇

明萬曆三十六年（一〇六一）杭州李藻刻本



北平柵欄利瑪竇之墓

目錄

譯者序

楔子 閉關的帝國

第一章 應召東來

第二章 破關而入

第三章 樂園初窺

第四章 再進一步

第五章 易僧爲儒

第六章 溯河北上

第七章 金陵之宴

第八章 宦官之囚

第九章 紫禁城內

第十章 賓館樓身

第十一章 闢佛前後

第十二章 「十字教徒」

第十三章 契丹之謎

第十四章 麥種落地

尾聲 聖教演進

..... 一
..... 九
..... 三一
..... 五三
..... 六九
..... 八五
..... 一〇七
..... 一一八
..... 一三四
..... 一四六
..... 一六〇
..... 一七九
..... 一九四
..... 二〇八
..... 二二八
..... 二四二

楔子 閉關的帝國

在歐洲人眼中，亞洲得天獨厚，位於發出光明的地方，參與造化的日常儀式，先得到太陽的厚賜，好像燦爛的晨曦預示的一般，富足無比，因此早期西方人當它是全世界十全十美，格外不可思議的地方。等到它最靠近歐洲的海岸變成了聖地的時候，基督聖教所及的地區認為這個信念已獲得了證實。中古時代的地圖是憑傳說、古典書籍、聖經（這本書照人的意思敘述世界的創造）拼拼湊湊畫出來的四不像，亞洲在這些地圖裏，無疑地佔着首要的地位。這些地圖把東方、北非和歐洲（這一洲犬牙交錯的海岸線與別的輪廓鮮明的地區比較，是某種知識的象徵）連結起來，連結的中心骨架，是和樂園的四條河流相稱的印度河、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的河，其距離由地下的水道予以說明。巴勒斯坦位於尼羅河之東，是基督徒熟悉的唯一亞洲部分。朝聖的人會到那裏去拜聖墓和新發現的十字架，以驚奇的眼光去注視柱頭上或岩洞中的隱修者，這些修士甚至在聖化自己的方式上，也表露濃厚的東方色彩；後來朝聖者的手杖就變成穿了鎖子甲的十字軍的槍矛了。黑海和裏海西南，大約是通天文學的蘇魯阿士德教司祭祀黃金、乳香和沒藥帶到白冷的本土——聖經替亞洲人的智慧為證，並不下於為他們的財富為證。更東一些，是亞歷山大征服過的巴特里亞，還有峯頂接天的山嶽。再過去些，歐洲人還沒有冒險去過，這就是亞洲離歐洲最遠的部分，地圖上畫着的就像未經雕琢的大理石塊一樣。地理學家遇到這種地方，就變成了詩人和先知了。他們準確地找出了天地的始末：噴

火的圍牆圍着的伊甸園和基督最後將要出現的地方——地圖，就和歐洲的聖堂一樣，展望着這件事。

就像哥德式大堂嚴肅的線條在兩端由怪物形狀的承嚮口打斷一樣，亞洲的遠方，人類已經分清楚的種類，被一批奇異的人物攪亂了。那未經探測的大洲上，住着和白鶴相鬥的侏儒，祇有一隻眼睛的阿利馬斯勃人、人頭獅身龍尾的怪物、獨角獸、沒有頭而眼睛長在肚皮上的人，還有靠香料的氣味爲生的人，狼人，和極熱的時候，躺在地上、用腳遮住太陽，免於中暑的司基亞頗底斯人。雖然亞洲的山上黃金和寶石遍地，半獅半鶯的怪獸會把任何闖進來的人撕成片片。在給撒羅滿王採珠寶的神秘的敖非爾山那邊，還有一個大島，島上有亞當的墓，周圍有他和厄娃哭了一百年、眼淚流成的湖圍着。亞洲東北角住着哥格和瑪哥格人，據說亞歷山大大帝用巨大的牆把他們圍住過的。文明就像光明一樣，據說是從東方、從恰甸、從亞述、希臘到羅馬，等它達到大西洋的岸上，這些吃人的民族就要衝了出去，毀滅人類了。照羅馬的地理學家說來，在極東的地方，住着息利斯（即中國——譯者）人，他們到處從樹上刮取蠶絲——隊商到遠東道路的終點就在那裏。大家相信海道的終點是另一國家——秦，即托勒密所稱爲支那。

完美兩字，脫不開真正的宗教，既然如此，基督徒便蓄意要到這些陌生的地方去傳教。大西洋中分佈着七城島和聖布蘭敦島，那樣信奉基督的人的領土，照古代傳說，聖多默宗徒則到了印度傳播福音，他的門徒到了中亞細亞。一一四一年，一個佛教首領在新疆建了帝國，這時不斷被回教徒騷擾的歐洲接到含糊的報告，說有一個名叫若望的主教，身爲國王，贏了波斯人一大仗，他們根據這個報告，覺得希望有了着落，不久一封捏造的信托稱是若望主教寫給拜占庭皇帝的。若望是三個印度的統治者，手下有七十個屬國，氣派之

大，不愧爲東方君王。信裏說，他的宮裏的窗戶是水晶做的，桌子是黃金和紫石英做的，除了臨時的客人以外，三千人每天受他款待。他的首都在樂園的四條河流之一的岸旁。他的領土的一面，經四個月的旅程，直達巴貝耳塔，在另一面，廣闊得無法衡量。這封信大家信以爲真，所以若望主教的國家，就劃進了亞洲的地圖裏面去了。

下一個世紀中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後代把匈牙利一直連接到亞洲東面的邊境，搶掠爲生的部落受到節制，歐亞之間已經可以直接往還。法王路易九世是第一個想到要蒙古皇帝通消息的主意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他還要和若望主教通訊，爲征討回教徒的十字軍爭取盟友。在他的慫恿下，教宗英諾森四世派遣了方濟會士爲特使，沿經線到了亞洲。他們沒有找到若望主教，可是他們的報告，加上馬可波羅的遊記，描繪出一個波斯以東、韃靼以南、亞洲邊界、幅員極其廣大的帝國，這個國家擁有許多極大的城市，最寬闊的河流、最廣大的平原，那裏的人普遍應用火藥、煤炭、紙幣、印刷技術，不可思議的地方，並不亞於傳說中的若望主教的帝國。這裏的人口很多，都崇拜偶像，但在元朝皇帝的首都汗八里，却有基督信徒。

這是報告不提正常的情况，因爲讀來不免令人失望，歐洲人便以此爲根據，形成了對若望主教治理下基督化的契丹（這是西方最早對中國的訛稱，詳見第十三章——譯者）的觀念。曼德維爾的遊記又生動地加了細節進去。照他說：若望主教的國土在印度的山那邊，「鑽石像榛子一樣長出來，全是正方而尖，自成一類的，男女兩性鑽石一同生長，用天上的露水做養料，然後共同生出細小的子女，全年繁殖生長不息」，另一特點是「樹木在每天日出時漸漸長大，一直長到中午，結出果實，但是誰也不敢吃那果實，因爲那果實是鐵

一樣的東西，中午以後，果實又變成了土，所以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就不見了，每天都是如此」。這些奇怪的現象，居然有人相信，到了十四世紀中葉，蒙古帝國崩潰，東西交通又阻，歐洲人其他三面海洋封鎖，仍然把閉關自守的亞洲，進一步地來加以理想化。

回教徒在歐亞兩個戀人之間，替他們傳遞禮物，很發了一筆財。歐洲運出主要的原料：木材和鐵，却從尼沙普爾得到土耳其玉，從也門得到紅寶石，從波斯灣得到珍珠，從敘利亞海岸得到玻璃器皿，從亞塞爾拜然得到大理石。伊拉克和波斯的花園遭到劫掠，以供製造紫羅蘭和薔薇香水之用；西瓜從土耳其斯坦、蝶鮫從梵湖運來，在飄着龍涎香和肉香的廳堂中供人大啖。聖堂中祭臺上點的香原本是住着異教徒的阿刺伯出產的。沉香、杉木、肉桂由錫蘭經阿勒頗或亞歷山大里亞運來，胡椒、錫、糖由印度運來，摩鹿加羣島所產的丁香、肉豆蔻，中國出產的大黃、人參、精緻的瓷器，以及廿三種生絲由廣東用木船運到科利庫特，在那裏轉手運來。

這些貨物使人的生活過得輕鬆、舒適、有味，明明可以看出亞洲是個美麗、豪華、富足、高雅的地方。看到了這些出產，更加要採取行動了。那個歐亞之間的轉手人必須擺脫掉，另外找一條路通到亞洲，看到她的全貌，一條未經探測的南方海洋的路，走這條路是冒險的，但也不得不走。

這時索具已經改良了，利用風力航行的可能性已經增加，船上加配了大中帆，沿西非海岸初次試航，速率增加了，但促成「大發現」時代，最後把中國的幕揭開的，却是中國發明（也許是阿刺伯水手帶過去）的羅盤。到了十五世紀末，旅行的方式改了，但是最終的目的和教宗派遣方濟會士充特使時候的是一樣的。契

丹——亞洲最給歐洲人理想化了的國家——把哥倫布誘過了大西洋。當他到達古巴的時候，他相信這個島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大陸的一部分了，而海地島他認為就是日本。達伽馬帶着致若望主教的許多封信，同樣從葡萄牙揚帆，（想像力豐富的地理學家，這時已經把這位主教搬到更容易接近得到的非洲大陸來了，確實的地點是阿比西尼亞。）

大洋中突然中出現了許多塊陸地島嶼，南北美洲、非洲全部、印度、錫蘭、菲律賓羣島、馬六甲、香料的發源地，摩鹿加羣島等地，經一代航海家從大海中發見，使地球擴大了十倍。在極東的一邊，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發見了中國海岸，這裏按地位和產絲的情形來說，和羅馬時代的秦或支那是符合的。地圖上增加了新的輪廓，但是每一個遠方的國家的內部仍然蒙在神話裏面。

緊隨探險家之後，天主教神父也航海外出，替新世界的人施洗。從葡萄牙的亨利親王（第一個策劃把基督化，變為葡國領土的人），到阿布奎基（他是航行到印度，不但去佔據香料市場，而且還想把聖地從回教徒手上奪回的人），都有一個雙重的願望——販奴與救靈，牟利與傳教——把人向東方趕去。新的島嶼和大洲慢慢地分出彼此，同樣商人和傳教士的身份也判然有別了。

一五四零年聖方濟各沙勿畧離開羅馬，往東印度從事皈依工作，那時候乞食修會已經在印度傳教了幾十年了。即使傳說中的聖多默，也沒有在七年之內，把福音傳到馬拉巴、錫蘭、馬六甲、摩鹿加羣島，也傳到不久前由於葡萄牙人發見了的日本。聖方濟各沙勿畧不久就知道日本的語言、文字、藝術、對死者的崇拜、佛教，這一切和許多別的事情，雖然好像上了一層日本漆，却都保存了中國風，而這個島在文化上仍然是

依賴中國的。他大胆提出了一個意思，要想實現它，可真叫人胆寒。」等到日本人知道，「他寫給聖依納爵羅耀拉說，「中國人接受了天主的法律的時候，他們就更情願放棄他們的偶像了。」他在一五五一年十一月由日本出發，九個月後居然到了離中國海岸七哩之遙的上川島。他想了四個月的辦法，要在這個不准外國人進來的國家登陸，終於沒有成功。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聖人在一個中國僕人照料下，由一間竹屋內凝視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岸，撒手人間。

沙勿畧和其他西班牙半島的旅行者，全沒有到過地圖上權且畫着位於中國西北的契丹。英國希望以大幅面的厚黑呢交換中國的絲和白銀，此刻開始在這一根據說是天氣寒冷的國家身上下起功夫來了。最初威羅俾爵士採取由東北前往的一條路線，結果他和手下的人一同在俄國的拉伯蘭凍死。簡瑟森身為俄國公司的代理主任，照這間公司訂的條款規定，他「應該運用一切方法探悉由俄國前往契丹的道路」，會由陸路前往，未獲成功。葛爾伯爵士另闢蹊徑，旁徵博引寫了一本書，證明美洲以北，一定有一條路通到契丹和香料羣島，（美洲就是中古地理學家們所說，已經陸沉的阿特蘭第斯洲）。這條路在地形均稱的世界上，和麥哲倫海峽是平行的。夫洛比瑟把他的理論付諸試驗，曾航海三次，但是北極的堅冰再度作梗，比亞洲大陸的草原和高山還要難以越過。

聖方濟各會士在沙漠中旅行的終點所看到的，是不是海市蜃樓呢？馬可波羅說的話是不是和曼德維爾的話同樣子虛烏有呢？雖然環球旅行已經成功，想也沒有想到過的大洲給人發見了，可是東邊最遼遠的兩個奇妙的國家，仍然不肯把她們的秘密透露。歐洲人對契丹抱了最荒誕離奇的幻想，可是這個國家已經有兩百年

消息不通了，而奢華的中國始終是一個閉關帝國，好像她的海岸從來沒有人見過似的。

方濟各沙勿畧的最後計劃，在他死後不久就由另一個義大利人實現了，這人解決了契丹之謎，第一個深入中國，把中國人用高明的眼光探索奇異事物的情形詳細向歐洲人透露了出來。別的商人到東方來的目的是找香料、絲綢、白銀、檀香，這個人搜尋的是價格更貴的珍珠，他成了到達歐洲以外文明最高一國的偉大宗徒。這位發見者和他所發見的國家一同出現，在他的長上的報告中、在一同工作的神父的書札中、在自已寫的大約五十封信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已經湮沒了差不三百年、本世紀初才發見的、他描寫中國和他在中國傳教的歷史中——成爲不朽的人物。他的這部歷史打倒了口頭的報告和到東方旅行的人斷章取義的奇談。這部書用端楷寫在一百卅一張對開紙上，共有二十五萬字，字跡充滿生氣，正好像原作者在北京剛寫好就拿來的一樣，裏面偶有拼法文法的錯誤，可見他對本國文已不能像對中文那樣運用自如了。這是對歐洲人費了一輩子工夫去打聽的許多問題的答復，也是值得花那樣長的時間去獲得的發見。這部歷史連同其他文件把這位中國與西方之間第一個中間人，也是最偉大的中間人的旅行、活動，有時他親口講的話都公之於世了。這是一部真實的紀錄，與正史相合，凡是裏面提起的，都確有其事。他無須捏造。原來歐洲人對亞洲所期望的事物的奇妙、疆域的廣大、風氣的奢侈、由黎明聯想到的富足和美麗、若干世紀流傳下來的傳說和夢想，和事實比較起來，還有些望塵莫及呢。

